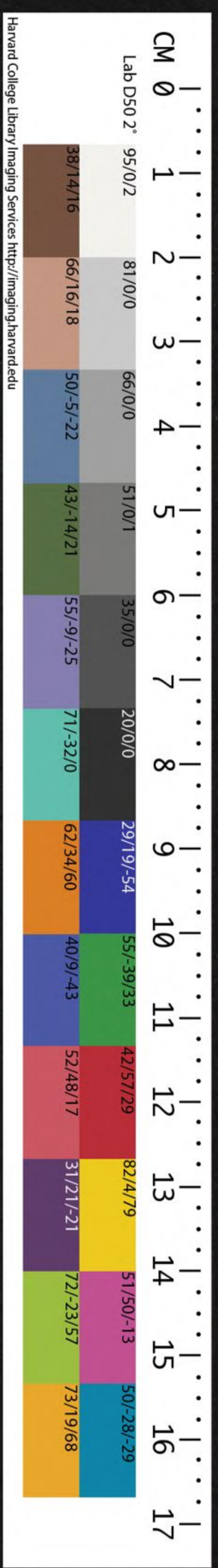


T-1035/723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2



聖學宗傳卷之三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孔子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知止
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
慮慮而後能得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王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者正以明德
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耳若專求之見聞之末
則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
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何所指乎是可

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陳子安問朱子曰
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
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便是工夫蠡測曰聖人
之言言言菽粟無一不切緊則當無一不體認
然亦未可儻侗已也觀日月于容光測天樞于
比極更有至要之處不得其要則誦法皆虛已
上諸語皆示人知處是真宗要脉故揭示之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樂之者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
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
領朱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
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
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
六經皆我註脚蠡測曰所謂好與樂卽知之真
切融洽處非有加於知也陸子之言啓人密究
深思前所謂知者知此而已此是何物本領二

字不可意見抹過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蠡測曰
夫子自少至老其務學如此豈以天縱而無俟
於學特其學非俗學之學耳兩云爾有無限深
旨透此卽知其所以爲學之微 有能一日用

聖學宗傳卷之三
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蠡測曰前務學諸語皆
積累功夫此直截數言又絕無等待故程子謂
夫子未嘗言難亦未嘗言易此事非易非難必
真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
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有待彼此相非盲人

妄度夫子之微宗絕矣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
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
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
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
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
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

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蠡測曰前三條是丘是禮是知三是字皆當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眨眼後魯公一條見大戴記與前是禮也一旨慈湖亟嘆以爲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乎其有覺而不知論語固自有之也哀公一條見家語與前是知也一旨蓋能知未知卽此是知此知之外更何求知夫子明白吐露種種如此而奈何領略承當之不易也惜夫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克伐怨慾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

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蠡測曰學者先須識仁而仁固不易識卽此數條可以例其餘矣夫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爲仁以清爲仁以制情爲仁以有才爲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大率知爲忠而已爲清而已爲制情而已矣爲才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卽有謂求當理無私以

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謂欲拔去病根以爲仁者而不知拔去之皆病也謂才誠兩合以爲仁者而不知兩合之非誠也愈馳愈遠莫覺其非嗟乎學者不先擇中不先明善而謂得孔氏之宗者吾不信已 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

聖學宗傳卷之三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

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無非教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爲天爲園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

也爲黑震爲雷爲玄黃爲粵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

輿也爲多青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
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
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蟹爲蠃爲蚌爲
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
爲門闕爲果蓏爲闍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啄
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
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
爲羊蠱測曰已上皆夫子深辭密句闡要明宗
最爲尅的合而觀之無不同旨乃卦象之辭或

疑與經不合者未通其微耳蓋此深明臭腐神
奇渾無二致八卦之用充滿字內太極之妙普
現目前故有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在揚眉瞬
目者畧似乎此 古之學者爲已君子求諸已
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修已以安百姓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蠱測曰夫子只道一箇已字此學脉也故
其平時自言每每不離吾字我字如道曰吾道
憂曰吾憂仁曰我欲師曰我師能曰我無能知

曰吾無知止曰吾止進曰吾往好曰從吾好富
貴曰於我如浮雲當時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
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
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己求之明道專言莫不
在己蓋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己
而欲真信己之外更無一物修己之外更無一
事徹底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
不過悟得自己聖賢惓惓之訓爲是而已是
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
未達不敢嘗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與
師言之道與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故人原壤其母死夫

聖學宗傳卷之三
子助之木槨壞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蠡測曰已上聖人之神用不可以致思者也所謂聖之時所謂無轍迹所謂毋意必固我於此窺其端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斷一樹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也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去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

陷焉蠡測曰夫子好生愛物如此而後世殺生殄物者背夫子之訓多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蠡測曰儒者謂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

有是理生死不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
衝者亦無有是理故於死生之說而諱言之者
其亦不思而已矣程氏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
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
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
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
生未嘗死也劉氏曰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
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
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竒耦也學

者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
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
知求天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
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
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
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
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
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
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真姑立言廣

聖學宗傳卷之三
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囿故曰朝聞夕可是夫
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
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
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馬口勤
誦心勤記目勤覘耳勤剽映螢雪錐股髀童耄
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予欲無言
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立
不倚之地可矣噫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

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
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况死生之變耶學
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
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
爲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
耶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
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母顏氏
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少貧且賤二
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郊子朝

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往見而學之適衛
學鼓琴於師襄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出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
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耶反於魯道彌尊弟子益進昭
公二十五年魯亂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
晏嬰不可遂反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而
季氏強僭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

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
孔子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
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
無奸民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
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十四年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阻之季桓子受之郊
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作倚蘭之操遂適
衛居一月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

解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
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
宋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
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
孔子欣然歎曰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陳三歲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去陳適衛靈公老
怠於政不能用孔子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息乎鄆鄉作鄆操遂反乎衛又主於蘧伯玉
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
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遂如蔡及葉遷於
蔡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
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及相與
發從後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
莫能與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曰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
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

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又反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返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第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詞焉復因魯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遂絕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蠡測曰孔子自少至老周流不息故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或

聖學宗傳卷之三
問朱子曰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曰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程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孟子舍我其誰聽天所命蠡

測曰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之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爲之敦化而川流是故天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仲尼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可以如言之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尼之大則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言仲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

聖學宗傳卷之三
雖然箇箇人心卽仲尼以仲尼與我分別言之
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卽天地也我卽仲尼也一
也學者須於此自信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八歲甫成童卽
從游於孔子之門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樂於魯及門受業者甚衆自有顏子而門人日
益親從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匡子畏於匡顏
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

死旣解反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如蔡復與厄
得免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
且以顏子輔相才止之反魯潛心仲尼安貧自
樂孔子嘗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
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
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
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也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
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

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蠡測曰讀論語見顏淵所問於夫子者二一仁一爲邦爲邦之道已盡於天下歸仁一語而後來告之不過酌用前代稍去其害治者示以無爲之意而已故回在聖門止

有仁之一問請事之餘再無言說其後自述歸功亦止喟然一歎卓爾之後絕不驚疑蓋深契真宗勇猛直截自然如此乃夫子之稱回則何其不一而足曰如愚曰不惰曰屢空曰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未見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如愚卽默識也不惰卽不厭也屢空卽空空也不違仁卽不踰矩也不改其樂卽樂在其中也未見其止卽弗

能已矣也不遷不貳卽忘食忘憂也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卽無不知而作也擇善而
弗失卽志學而立而不惑也故謂之言無不說
同一竅也謂之惟我與爾有是共一機也以心
印心如空合空真千古之神遇宜乎其稱嘆之
屢屢也哉程子曰顏子屢空空空中受道楊氏曰
三月不違仁則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
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
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呂氏曰屢空無我者也貨
殖非出於已之所自得也陸氏曰顏子當初仰
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旣竭其
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
下克已二字曰克已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旣又復告之曰爲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
又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
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
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又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

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乎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王子曰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王氏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扃

聖學宗傳卷之三
達乎無轍之徑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爲
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歎蓋悟後
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
而未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又曰昔顏
子之好學惟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惟此心常定
故能不遷此心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
下承當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朱子
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又
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

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甚力
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問
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顏抑可謂大勇矣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
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
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

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陸子曰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礪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材豈

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魯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又曰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因語坐間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又曰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

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卽是
言了蠡測曰後儒稱子貢穎悟亞顏子然而費
夫子之心力甚矣觀其以賜也何如質夫子而
示之以器明欲進之於道使知所謂不器者而
又問何器窠臼難舍稱之瑚璉蓋將以深愧之
也以無諂無驕質夫子而進之樂與好禮貴在
當下身體切磋琢磨猶屬語言許之知來亦不
過僅與之耳以汝與回也孰愈啓之而乃以數
較知以知因問曾不思弗如之知從何聞而得

此知渾全可言多寡耶啓之莫知而曰何爲莫
知啓之無言而曰不言何述以性道與文章爲
二以夫子爲如天之不可階而升爲多識爲方
人蓋其去顏子之學尚遠故夫子惓惓接引於
其博施濟衆而約之近取於其一言終身而示
以如心直至最後而示之一貫蓋當在晚年而
後有得也語云子貢晚年進德其謂是與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五
歲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玃
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
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
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
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
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
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琴習亡國之聲孔
子聞而責之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
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小邾射以甸纆
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
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
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
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
前言戲之也子路從孔子阨於陳蔡後又隨之

匡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哀公十五年子路仕衛遇孔俚之亂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蠡測曰朱子謂直心是道儒禪無二子路在孔門何其直也觀其欲從三軍欲從浮海執轡問津患難與共可謂心服推尊之至矣然而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之往則不悅謂迂謂何必皆信心直告必不苟隨人轉是以夫子倦

倦注念或稱之或責之或哂之無非曲寓裁成
至於呼名而教至再至三人知一貫之傳爲微
密而不知誨女知之之爲傳心密旨與一貫無
二也夫子嘗言未見好仁未見剛者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而於子路則好仁好剛好信等俱掃
除之而言學學者覺也夫子嘗言據德修德而
於子路則言知德匪知匪覺雖仁知道德皆非
而况其他以此語子路皆非淺淺者且問政問
君子子路問與人同而至於問神問死則諸子

之所未及先儒亦謂爲切問是故孔門自顏魯
而下吾將以子路爲稱首焉陸子曰子路有聞
一聞之後何用更聞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
又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
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
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
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
已復禮直是無交涉也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
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違

聖學完傳卷之三
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及見魯子魯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問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

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哀公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

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
 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
 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
 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
 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
 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
 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
 後世者也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子夏之學
 再傳而為莊周子夏習於詩今毛詩叙其遺說

也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
 春秋又傳禮著在禮志蠡測曰子夏之學見於
 記中若五至三無之教得聞於夫子可謂至矣
 五至三無之說詳具夫子編中慈湖屢舉以証
 學要非淺士所得聞者子夏提學字甚多曰學
 以致道曰必謂之學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
 在其中曰日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蓋其孜孜於學者如此門人小子一章本末之
 旨與子游兩相發明蓋知末而不知本則無頭

故朱子曰言偃謂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是子游之言亦不可廢但分本末爲二則成兩截故子夏深歎其過孰先孰後者無先後之可言也本末二字取諸草木草木本末可言先後乎辟之則顯然明白矣故謂有末而無本者誣也言可誣而道不可誣也然此本末雖一悟之在人 不悟則疑有疑無謂之庸人悟之則卽始卽卒便是聖人聖非別有道元無二故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如何其釋無先後之意明矣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釋有始有卒二句又明矣大抵本末之妙最不易言人於草木以根爲本以杪爲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與杪皆末也生意寄於根而根不足以盡生意猶人心寄於方寸而方寸不足以盡心也故凡目可見耳可聞口可言心可思者皆末也不離見

聞言思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思者本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精義入神亦末也能知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本也嗟乎茲難言哉默契而已賢賢易色章亦須善會若以盡倫卽學則盡瘁之武侯非不致身泣竹之孟宗非不竭力分金之鮑子非不有信何以不與於聖傳若以盡倫外有學則何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要惟明於本末之旨則於此自能了然不然其可以強通哉類觀子夏之言多足取以明宗者故次諸由賜之後

漆雕開

一作漆雕
憑字子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陸子曰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蠡測曰開在聖門別無問端他無表著而獨

此一語窺千聖之心宗開生人之道眼亦異矣
 哉蓋自堯舜以來凡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等百
 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等
 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然斯固必信信即是
 斯夫子言造次顛沛必於是信在其中矣言篤
 信好學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不言所信何物而信外無斯矣是故信
 為學之要領入門究竟盡之矣然信從何發有
 大疑然後有直信其必從疑始乎故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此夫子之所惜也已

曾點 點史記
作蒧

曾點字子皙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與子路冉
 有公西華同侍孔子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由也為之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赤爾何如
 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武子之喪也魯點倚其門而歌禮教不行點欲修之孔子善之孟子曰若魯哲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朱子曰魯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魯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辟之於水魯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

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或問朱子曰只怕魯點有莊老意思曰今人却怕做莊老不怕做管商可笑蠢測曰儒者言魯點便是堯舜氣象不知魯點只是魯點氣象三子是學堯舜氣象故三子見有心性有事功分別源流魯點只是就事行事三子有所用力魯點無用力處或曰如此則何以止於狂曰語有云一處解脫不能處處解脫如漆雕開所言信字終未魯徹底故止於

狂曰未嘗徹底何從見之曰於下文三問觀之
其中不穩甚矣真信的人決無是問顏子不違
曾子一唯再無言說若再有言便鶻突矣從前
皆非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
歲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俵
俵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

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
退揖讓無所制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
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問政子曰居之無倦
行之以忠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
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
我弔也與哉蠡測曰後儒言子張務外而少誠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五
皆以意非之者也觀其稱執德必弘信道必篤
然乎哉程子謂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故參前倚衡之教夫子啓子張不淺矣其卒也
自云庶幾而曾子往哭不徒以弔曾子其有所
契而子張其有所得矣夫所謂然而未仁或者
其早年之病朋友規輔之忠固未可以槩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
自蔡如葉至楚參時年十六父黜卽命往楚從
游焉自楚至衛及魯事孔子凡十餘年參志存
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嘗出薪於野客至其
家母以手搯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
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
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嘗芸瓜誤斬其
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什地有頃而蘇蹙然
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
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
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

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作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又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孔子沒時年二十有七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曾子獨以爲不可乃止及親旣沒乃適齊齊大夫禮贈之游楚楚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晚年子思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皆從受業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聖學宗傳卷之三
知免夫小子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
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
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
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
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
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
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蒸不熟

而出旣而終身不娶曾子著書十八篇十篇見
大戴禮八篇亡蠡測曰曾子得夫子之宗在一
唯之間有多旨乎旣得而以之示門人及天下
後世味其三語足矣曰忠恕而已矣曰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楊氏
曰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
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夫子之道
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
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豈敢爲斷然之論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直信而不疑者千
百無一二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
識者固疑夜半燹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
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矣忠恕之論
燭喻也陸子曰誠意一段是總修齊治平之要
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
惡非出於勉強也王子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
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是皆發於
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於誠意而

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薛氏曰學養子章
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網合數子之
言而觀之可見三語最爲緊要於中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一句指示不慮之良尤爲的切養子
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萬化莫不皆
然此心自能誠自能求以至自能忠自能恕自
能好自能惡全不容一毫安排增益於其間故
謂之而已矣者只是不安排不增益謂之必慎
其獨者亦只是防安排防增益而已既無餘旨

亦無別法悟此則種種論說都無一言種種修
爲都無一事孔子不惑不惑此顏子不違不違
此曾子一唯默契此此所以爲相傳之宗也已
劉氏曰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
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
情未除也搏量揣摩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
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
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逮事夫子夫子閒居
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
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
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
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
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
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審之奚由子曰
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初孔子之道傳於曾
子至是子思師事之年十六適宋困於宋作中

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
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
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
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
去之齊已而自齊適衛在衛貧甚而自若緼袍
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
復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胡毋豹謂子思曰

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
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
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
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無惑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
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
欲乎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
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子之廟乎
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

思日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
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
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吾何慎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
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又何請年六
十二卒楊氏日子思之學中庸是也程子曰申
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
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朱子曰始言一理
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

爲萬事如三重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程子
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因
舉釋子偈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
長 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
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
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
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
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
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

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王氏曰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或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孰是王子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或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也 楊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
不當言不可 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
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
與知能行何也又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
交互說者何故朱子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
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
以有此歎 程子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
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

只是弄精神

問程子云說鳶上面更有天在

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朱子默然微誦曰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藏
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問言其上下察也朱子曰恰似禪家青青綠

竹莫匪真如燦燦黃花無非般若之意又曰喫
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 楊氏曰人心卽

道學者自以爲遠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
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孔子深惜夫平易之

聖學宗傳卷之三
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
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
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
道如伐柯終不近道 或問君子以人治人改
而止其人有過旣改之後或爲善不已或止而
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朱子曰非
然也能改卽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 問至
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做次第說朱子曰只一
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久節次 問尊德

性而道問學一段朱子曰只一事只是個尊德
性 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
無臭之理又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
玄莊子所謂真真默默之意如何分別朱子不
答 問繫詞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
程子曰同繫詞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
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
鬼神之爲德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豈不同
劉子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

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篡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爲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爲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爲易知耶或沒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

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竒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類之表是猶駕舩艗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已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然論著筆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爲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

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言其言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

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善養性者不泊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卽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卽契焉故喜怒哀樂

聖學定傳 卷之三
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
可得也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
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滅云蠡測曰心
之精神是謂聖此子思聞之夫子者慈湖數舉
以明宗而或以爲此非夫子之言曰以精神而
不以中正故決其非夫舜曰惟精孟曰不可知
之謂神精神猶云少中正耶仁人心也亦不言
中正或者之非陋矣子思之學在中庸而中庸

之旨當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也首言天命而
曰不覩不聞曰未發末言天載而曰不見不言
不動不賞不怒不顯曰無聲無臭斯不亦微矣
乎凡此皆本諸夫子論語中所云無知無能無
言無隱無意無我易所謂無方無體無思無爲
皆斯旨耳無聲無臭至矣之至卽中庸其至之
至篇中及其至也與夫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皆
以形容微密之旨大學有曰至善曰知至皆一
轍也致中和致知致字皆從至而來至與致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欲人知本體故言至欲人知工夫即本體故言致聖人之立言如此雖然工夫本體寧復有外於心之精神者哉微密之旨不須外求自知自信而已

孔子篇

專音孚 鼻音恕

莫音郎

崔音九

為乾卦之乾音干 蘇音裸

子張篇

申祥子張之子也申姓顓字之訛音

魯子篇

皖音緩明貌

聖學宗傳卷之三終

聖學宗傳卷之四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牒

參閱

孟子

孟軻字子車一字子輿戰國時鄒人受業于思之門初請見于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邾

聖學宗傳卷之四
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
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
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
爾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
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
夜思之晝行之茲茲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
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
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
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
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由
堯舜至於湯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
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若太
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蠡測曰

聖學傳卷之四
此所謂知與孔子同旨孔孟授受之微宗其在
是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四十
不動心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弗喪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是心足
以王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我亦欲正人
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

要正人心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朱子曰非
是心放出去又一箇心去求如人睡着覺來睡
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
思耳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
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
之修其身而天下平自取之也自暴者不可與

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親喪固所自盡也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萬物皆備於我矣求在我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陸子曰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蓋孟子常言自字已字身字我字是其宗領陸子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爲非何也因自代對

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是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畔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乃見卓爾此言至孟子提揭得緊故曰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者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王坐於堂
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
將以爨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斃斃若無罪而
就死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
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蠶
測曰孟子提醒人每每不離此竅最喫緊最親
切夫此一念果從何來只此一念無不具足是
故親長達天下徐行爲堯舜惻隱保四海弗受
不屑備禮義不忍斃斃成王業至於顙泚一滴

孝子仁人百千禮制皆從此生並不欠少分毫
故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一星便足燎原燎
原無加一星一線可以達海達海無加一線孟
子惓惓啓人察識於此自信得過則學亦無餘
蘊矣昔晦翁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
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
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
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
得惻隱之心久之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必須動

方有羞惡之心仁包四者無仁則麻痺死了安
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
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曰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存焉
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
者之言最爲適理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
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愚
謂晦翁前後二條發透孟子精髓可謂深契其
宗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夫道一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蠡測
曰孟子直截示人言不在多只此數而已矣承
領得過便無餘事不爲不欲卽思之不睹不聞
易之何思何慮也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不以
舜之所以事君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蠡測曰此孟子真見

聖人與我不二故其告時君告世子及曹交貉稽之流無一不以帝王賢聖期之孟子不輕人不可自輕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蠡測曰已上皆孟子掃踪滅跡徹骨入髓之談末二句乃七篇宗旨蓋孟子受業子思子思作中庸以

無聲無臭終篇故孟子亦以此無有乎爾終篇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者自見聞者自聞知者自知自見者見無所見自聞者聞無所聞自知者知無所知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孟子之真見真知所以接夫子之統也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孟子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弗毀之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蠡測曰孟子導引陶鑄人處真是點鍊成金大爐大冶非其胸中洞然了徹豈能縱橫無礙如此楊氏曰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池苑

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馬而不自知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二者之間不能以髮其歸遠矣孟子剖析幾微其法似疏而實密其功似易而實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

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曰皆是也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鄒氏曰良知之蘊發於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饑發棠

聖學 卷之四
衆之所悅也而不行一見諸侯衆以爲可爲也
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爲濡滯也而行之楊墨
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
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
不孝也而不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
可卻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蓋惟自致其
良知不徇毀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爲其所爲
欲其所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
而已矣蠡測曰孟子諸所行履如珠走盤尤難

爲曲謹者道也故曰孟子善用易 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民父母行政如
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王如施仁政於民可
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
王徃而征之夫誰與王敵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四者
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苟行仁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聖人治天下使有

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蠡測曰孟子惓惓行道無一念無一息不在乎生民觀其肫肫懇懇真是一字一淚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為也蠡測曰養生送死以言事親則當言生養而何以言養生且椎牛之祭不如雞

聖學宗傳卷之四
豚之待親存也生養亦大矣此章之意蓋指自
養自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而
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爲事親者言莊子
曰吾以萬物爲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沒
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大
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
近此意由是二字自有深旨辟患卽是畏死生
我所欲一章全是理會死處末句是亦不可以
已乎是休歇之旨悟此可以畢生死矣劉屏山

作孔子論專言生死屏山之論豈無所授之者
哉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君子
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告子曰生之
謂性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然則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程子曰生之謂
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則非矣或問朱子曰犬牛之性與人

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也只是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中庸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表作一片說朱子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非特告子當時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蠡測曰君子所性一章便是形色天性的註疏公都子所問者性而孟子所對者曰才曰情更無一語及性性不可言故也孟子道性善一句亦是

門人所記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之字對就字亦指其發處言之何嘗道性善必欲言善則所謂無對之善而已矣楊龜山問東林常惔禪師曰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惔曰是龜山曰性豈可以善惡言惔曰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胡安定得其說於龜山安定之子五峯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嘆美之詞不與惡對夫知此則雖謂孟子道性善可也或問善不與惡對則是無善無惡

告子亦言無善無惡何以異曰告子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如弗求於心弗求於氣是也孟子無善無惡不着在無上本無善無惡而曾不礙爲善去惡實爲善去惡而初不見有善有惡毫釐之差辨諸此 韓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劉氏

曰學者必有用心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進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聞於冥冥其請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千了萬通愈失

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畧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

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繁唐大礪金器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巖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黥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

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爾噫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仲子爲庶士人豈易識真哉莫門主實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荀卿

荀卿名况戰國時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遂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

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德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

後王當今之王

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

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

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

微知明此之謂也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

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

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

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

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

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

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莫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

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究竟不為而

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

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

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

治夫是之謂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

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

雨溥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

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

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
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
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
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
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
是之謂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
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
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伎矣

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

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

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

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
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
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
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
之情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
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

後無見於先慎到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無爭先之意老子有見於

拙無見於信老子五千言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墨子有見於齊

無見於畸畸不齊也墨子兼愛曰齊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

多宋鉞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多是過也有後而無先則群

衆無門有拙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

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

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

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

兩心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

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聖

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

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何以知

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

臧讀為藏古字通用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滿當為兩

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

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
 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
 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
 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
 卧則夢偷則自行放縱也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
 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虛一而靜謂之
 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
 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
 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
 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
 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
 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
 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
 自行也自止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
 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
 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

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一謂心也危之戒懼也側謂偏側充

蒲之義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解其為人也

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卧而焮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強何忍

何危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

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

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

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

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

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

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

節遇謂之命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

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

聖學宗傳卷之四
三三
欲而困於多欲者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
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
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
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
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
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
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來之其所亡
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
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不可學不可

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
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
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
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塗之人
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
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
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
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
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

然則雖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

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肯字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

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

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不諷

不論議亦知博與多之非矣雖可而未成尚未知一也一則速成

嘗與臨武

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陳豈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何以

兵爲哉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作賦篇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

者與致明而約其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
 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
 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
 崇日君子以修路以穿日大參乎天精微而無
 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
 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
 寬平而危險隘者也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
 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
 揜迹者耶揜 捨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
 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
 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
 基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
 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宇宙忽兮其極之
 遠也擻 音 戾 擻 音 戾 分判貌其相逐而反也叩叩兮天下
 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無棄物也五采備而成文往
 來懋億晦 瞋 也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讀為 亟莫知其
 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

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

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郗穴而不偏者與行遠疾

速而不可託託者與也 訛問往來惛憊而不可為

固塞者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雷震震擊

疑忌而果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托地而游

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

請歸之雲雲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若

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

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替蝨食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

者老蛾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

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

與女好柔婉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

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

而吐絲前亂而後治繭亂夏生而惡暑喜溼而

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伏三起事乃大巴

夫是之謂蠶理蠶有物於此生於山阜鐵所

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

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
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
始生詎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斂其剽者耶

長尾線也剽抄未之意鋒也

頭銛達而剽趙繆者耶一往一

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其極

亟

尾生而

事起尾遭而事已替以為父管以為母

簪狀其形管口所

以藏也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箴理箴蠶

測曰荀子賦篇之作奇矣哉直指曲譬皆以發

明是事耳初言禮性得之則雅似雅似二字最

為明妙即之不可離之不可故止曰似而已次

言知則直示本體所謂衆妙之門衆禍之門其

義備矣次取象於雲猶易之取象於龍也次取

象於蠶生無所從死無所往功成而不有何其

神也未取象於箴鴛鴦綉出從君者不把金箴

度與人箴之義微矣蠶曰理箴曰箴理取其

意而已矣或舉荀子解蔽遠為蔽近為蔽輕為

蔽重為蔽之類說好陸子曰是好只是他無主

聖學宗傳卷之四
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然
予觀賦篇之義與篇中所云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無日不在是是果何指可云無主而已耶荀
子之言世所詆者性惡而程子云善固性也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其立言非盡無謂也况性
惡篇終深明人可爲禹謂有其質有其具與人
皆可爲堯舜之旨有二乎哉王子曰孟子說性
直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個大槩如此荀子
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
是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韓子曰荀與楊也大
醇而小疵楊倞曰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立
言指事根極理要

董仲舒

董仲舒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
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曰爲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陰
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
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後爲江都
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

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主句踐與大
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
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
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
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
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仁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復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於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

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班氏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莞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

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莞晏勿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魯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程子曰董子度越諸子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又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

荀卿篇

畢畢與皞皞同

涓音貫涓涓沸也

聖學宗傳卷之四終

聖學宗傳卷之五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泰閣

楊雄

楊雄字子雲漢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

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顧嘗好詞賦恠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摛離騷文而反之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

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山嶮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司馬氏曰天常卽禮樂也言人不用禮樂猶無

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馬氏曰餘曰贅少曰虧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 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

曰禮行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旣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姜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氏曰手者桎梏之屬宋氏曰文

王桎梏囚於羑里七年是嘗被其桎梏矣安可謂之不手哉蠡測曰人知紂之桎梏文王不知文王之未嘗桎梏也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春木之芘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宋氏曰芘猶盛也吳氏曰鶉猶淳也尸子曰堯鶉居子雲卒時去孔子四百九十八歲蠡測曰春木之芘者時行物生道自存也攜手之鶉者共游無懷之天無間隔也五百歲猶一

朝也其人若存者杏壇未散也 或曰饒饒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饒饒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蠡測曰奚其存者承上其人若存而疑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孩提不慮之知不待聖存也各習其師者歸求有餘師之師也嘒嘒患不精耳精而精之聖卽在是容外求乎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並湯

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李氏曰雖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易簡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 或曰

聖人之道若天矣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夏子游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

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與

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

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

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或

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

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道至

故妙故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於說

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

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

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
至矣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
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
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殆也 或問何如
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
畏與見侮無不由已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
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
異乎不異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
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

歟宋氏曰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
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
謂人之性善惡混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
矣司馬氏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
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
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善與惡猶陰之與
陽也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必曰
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
教矣譬之於田稻梁稊莠相與並生孟子以為

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
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梁之
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
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
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
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
之生於田而不信稻梁之亦生於田也故楊子
以人之性善惡混蠡測曰夫學知性而已矣不
知性何以語學然知性固不易也荀楊宋馬之

見皆所謂群盲摸象不可言非不可言是晦翁
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
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如孟子
說性善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晦
翁之言可謂備知偏指之失矣至其自所言性
又添一氣字性外有氣天命之性外又有氣質
之性則程子謂性卽氣氣卽性與孟子形色天
性之旨其又可通乎甚矣性之不易知不易言
也李氏曰孟子之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

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逞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而欲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夫論性而以

孔子爲的其庶幾乎

程子曰大玄中首中陽

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昧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自尺宜不可投司馬氏曰法言之成莽專漢政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揚子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柰何責之以必死乎揚子三世不徙官安恬如此而乃疑其求

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
爲莽佐命不在劉琨之下矣

王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
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
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叙天下
何爲而一乎仲淹待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
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
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

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
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
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
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矍然再拜敢問夫
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馬道喪已
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
仲淹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

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
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
志如此仁壽三年仲淹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
心西游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
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
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
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仲淹知謀之不
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今遠游京
畿一逢帝王今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今將

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今志乖願違吁嗟道之
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
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
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
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
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
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止而受
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

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實嫚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嫚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

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未厭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

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
天乎其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
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
樂徵徵有不平之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
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並觀初諸賢皆亡而徵
與房李温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
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
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
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

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
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
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
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仲淹所著有禮論十
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
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行正觀初其弟凝子福
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
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

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

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

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

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撰道訓二十篇辨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

高穀梁赤左丘明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

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

也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韓詩毛鄭詩者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戴德辨大戴戴勝辨小戴書殘於今古孔安國家藏蝌蚪尚

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奏別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汝魯申公

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已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

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子讀無鬼論

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陳守謂薛生曰吾

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

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

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

言叔達善聽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

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典學校然好自矜伐為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子

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

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

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

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

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

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

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

古之道也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

居乎 子光字不耀游於河東人問者書曰會逢

其適也馬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

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

得與之變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

願廣者狹之道也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

英自勝者雄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知易沒身

而已况吾儕乎 阮逸曰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

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薛收問易

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

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謂收曰我未見

欲仁好義而不得者如不得斯無性者也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

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

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

一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

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

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

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

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耳真君後魏

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子讀洪範謹

議安康獻公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

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問君子

之道子曰及是不思亦已焉賈復問何以

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賈瓊

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為不行或

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或

曰禮豈為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

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

之道斯為美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

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
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子曰見而存未若

不見而存者也 或問長生神僊之道子曰仁

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為長生其矣人之無厭也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

曰何謂其然乎子曰是究是圖直其然乎彥博

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

也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

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賈瓊請絕人

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

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

拒泛如也斯可矣 賈瓊曰山中吳欽天下之

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

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

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子謂杜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

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

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乎哉子曰吾亦然也 疑名叔恬字文中之亞弟 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

反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繫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阮氏曰唐末司空圖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

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中說者如是而已

韓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

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部疏論刺史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竒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

聖德宗傳 卷之五 十九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
假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
天子奉佛壽咸夭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
史至潮與潮僧太顛游人傳愈信奉佛氏愈移
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
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

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
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
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
是潮無鱷魚患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
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
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勇行元積言於上曰
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
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

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
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之卒也張藉
祭以詩云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網及當臨終
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愈嘗
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曰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

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其所
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又曰自孟子後能將
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若不是他見得豈
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作師說曰古之
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
終不鮮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
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
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作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

宗越叔之生也子文以爲大蹙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旣生也傳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蠹測曰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而欲自比孟軻夫使孟子而言性謬也何以稱醇韓子論性處率與軻背源頭已差烏在其爲孟軻哉孟子言道一而已矣而韓子言三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耳而韓子言不同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而韓

子言殊推之無一語合者豈惟不與孟子合信如韓子之言當曰性相遠也習相近也而後可其背於孔子抑又甚矣後世乃以退之比孟子謂與相表裏豈未究其原之或者曰退之晚有所得在歸自潮州以後從困復而喻是未可知矣或問朱子曰昌黎從太顛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周子題太顛壁曰退之自謂

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

書珍重更留衣

楊雄篇

佚音鐵

湯音鐵

湛讀日沉

酈食其曰

歷異基

說音稅

王通篇

餐通作

饋厚

日餐希日粥

膜拜長跪拜也

韓愈篇

膜音模胡

膜拜長跪拜也

膜音敗梵音

卷之五

